

日治時期臺南海濱觀光遊憩空間之發展 與重構

王怡茹

摘 要

在清代臺灣漢移民社會發展過程中，長久以來對「水」存有敬畏之心，並衍生許多與水相關的民間信仰。因此，民眾在河海之濱多以交通、產業活動為主，鮮少發展出規模性的觀光遊憩活動。日治時期引入西方海水浴觀念後，透過安全海域劃設、遊憩設備興築，在臺南沿海的鯤身地形上先後設置了安平、喜樹、灣裡三座海水浴場，成為大眾觀光遊憩與教育活動場域。

為瞭解臺灣發展海水浴活動的歷程，以及驅動臺南海濱觀光遊憩地景之出現與重構之因素，本文主要從日治時期臺灣海水浴文化的形成與發展、臺南海濱觀光遊憩空間的建構核心轉移，以及安平海水浴場作為臺南海濱空間的重構核心等三部分進行討論。研究結果發現，最早設立的安平海水浴場面對後繼之喜樹海水浴場及灣裡海水浴場，其重要性並未完全被取代，反而因1920年起安平公會對海水浴場的積極經營，維持了其作為臺南海濱地區重要觀光遊憩地景之優勢。

此外，在殖民政府推動現代觀光發展的脈絡下，以安平港及其週邊地景為核心的觀光遊憩活動已行之有年。1920年代以後，浴場週邊之歷史古蹟日益受到重視，再加上1930年代兩個大型博覽會的加乘作用，促使臺南海濱空間在臺南市役所的主導下產生重構，並朝向以安平海水浴場為核心之大型海濱遊園地發展。

關鍵詞：海水浴場、觀光遊憩、空間發展、史蹟、博覽會

The Development and Reconstruction of Tainan Seaside Tourism and Recreation Space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Yi-ju Wang*

Abstract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Han immigrant society in Taiwan under the Qing rule, there was the long-standing fear of "water" and many folk beliefs related to water emerged. Therefore, people mainly utilized rivers and sea for transportation and industrial purposes and rarely developed large-scale tourist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round them.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ea bathing concept during the Japanese period,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safe sea area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creational equipment,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set up three sea-bathing beaches, Anping (安平), Sishu (喜樹), and Wanli (灣裡), on the topography of offshore along the coast of Taina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sea bathing activities in Taiwan and the factors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and reconstruction of Tainan's coastal tourism and recreation landscape, this article mainly explores three topic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s sea bathing culture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the construction and expansion of Tainan's coastal tourism and recreation space, and the core-shift of that space as the Anping Bathing Beach became the core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Tainan seasid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three bathing beaches coexisted in the Tainan seaside in a synchronic manner, as all of them had similar development contexts that prospered due to location and traffic, and then declined due to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particular, the importance of the earliest Anping Bathing Beach was not completely eclipsed by the two later establishments, i.e.,

*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Folk Arts and Cultural Heritag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the Sishu and Wanli Bathing Beaches. Due to well-management by the Anping Guild after 1920, the Anping Bathing Beach maintained its advantage as an important tourist and recreational spot in the coastal area of Tainan. In fact,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tourism development under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tourist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centered on Anping Port and its surrounding landscapes had existed for many years. After the 1920s, historical sites surrounding the beache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and two large-scale expositions in the 1930s added even more attractions. All of these led to a restructuring of Tainan's seaside spa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ainan City Offi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 large seaside amusement park in Anping Beach at its core.

Keywords: Bathing Beach, Tourism and Recreation, Spatial Development, Historical Site, Exposition

日治時期臺南海濱觀光遊憩空間之發展 與重構*

王怡茹**

壹、前言

自十七世紀以來，臺灣西南部濱外沙洲與陸地間，由北而南依序有笨港、鯤港、倒風、臺江、堯港等內海，其中臺江內海是潟湖中範圍最大。臺江內海的範圍約北起古灣裡溪口（今將軍溪），南至二層行溪口，在今臺南市外圍則有一至七鯤身等沙洲分布，其位置約是今日安平、喜樹到灣裡一帶。¹自荷治時期開始，臺江內海即為外來船隻進入臺南府城的重要交通要道、護衛府城之軍事要塞所在，亦是臨海居民從事捕魚、養殖漁業、曬鹽業等經濟活動的場域，但在日治時期海水浴文化引入臺灣前，臺南濱海地區並未發展出大規模的觀光遊憩活動，

* 本文為筆者108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從沙鯤漁火到海水浴場：日治時期臺南海濱觀光遊憩地景之空間建構」（MOST 108-2410-H-305-051-）之部分研究成果；論文初稿〈由遠觀到親近：日治時期臺南海濱觀光遊憩空間的形成與發展〉，曾於2020年9月26日由國立臺北大學人文學院主辦之「第一屆跨領域視野下的學與用學術研討會」中宣讀，會中承蒙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潘繼道教授提供修正建議。另感謝三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的寶貴意見，讓本文的論述得以完整和充實，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20年6月17日；通過刊登日期：2020年12月8日。

** 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研究所助理教授

¹ 吳建昇、杜正宇，〈清道光三年以前臺江內海浮覆的動態發展〉，《臺南文獻》，第2輯（2012年12月），頁12-19。

如較具遊賞性質的地景，則多反映在臺灣府、縣志中，來臺官紳對「臺灣八景」的地景書寫上。²

日治時期伴隨新式體育教育發展與現代化觀光遊憩活動的展開，臺灣各處海濱地區陸續出現具有明確空間範圍，提供相關飲食與遊憩服務措施之海水浴場。以臺南海濱地區為例，受到日本國內海水浴文化的影響，殖民官方透過劃設安全海域、興築遊憩設備，由北而南曾先後建構了三座海水浴場，分別是1909年設立之安平海水浴場、1914年之喜樹海水浴場，以及1929年最晚設立之灣裡海水浴場（圖1）。這三座浴場位置相去不遠，均地處由「一鯤身」安平延曳至「七鯤身」灣裡一帶的沙汕地形上，設立順序亦有由北向南之分布特色。由3座海水浴場的設置時間來看，在喜樹與灣裡海水浴場陸續被建構後，最早設立的安平海水浴場之重要性並未完全被取代，自1930年代開始又重新受到臺南市役所（市政府）的重視，並以浴場作為海濱空間重構核心，朝建構海濱大型遊園地的目標發展，同時亦被1939年、1940年、1942年版之《臺灣鐵道旅行案內》³收錄為臺南驛週邊之重要觀光地景。由此可知，三座浴場並非互相取代的關係，而是以共時的（synchronicity）型態並存於臺南海濱地區。

目前有關日治時期觀光遊憩地景之相關研究，多透過由臺灣總督府鐵道部、日本旅行協會臺灣支部編纂、出版之《臺灣鐵道旅行案內》等出版品，剖析殖民者在臺灣的地景建構過程欲傳達殖民成效之「現代化」政策成果。如

² 1693（清康熙32）年，高拱乾出任臺灣分巡臺廈兵備道兼理學政，修成臺灣第一部正式刊行之《臺灣府志》（以下簡稱《高志》），在〈藝文志〉最末〈詩〉篇中收錄了「臺灣八景」詩作，首度確立「臺灣八景」。當時的八景以臺灣府為中心向四方輻射，形塑「中心—邊陲」的概念。爾後陸續修纂之《臺灣府志》，也延續《高志》的作法，標舉八景之說。

³ 相關版本包括有：臺灣總督府鐵道部於1908年、1912年出版之《臺灣鐵道名所案內》；1921年、1923年出版之《鐵道旅行案內》；1924年、1927年、1930年、1932年、1940年、1942年出版之《臺灣鐵道旅行案內》；1934年、1935年、1939年、1940年由「日本旅行協會臺灣支部」編纂出版之《臺灣鐵道旅行案內》共14個版本。參見王怡茹，〈製造地方感：以《臺灣鐵道旅行案內》臺南驛收錄之地景相片為論述中心〉，《中國地理學會會刊》，第63期（2019年6月），頁81-82。由於《臺灣鐵道旅行案內》各版本之書名略有差異，為行文方便，本文概以《臺灣鐵道旅行案內》通稱之。

呂紹理以1912年、1930年與1942年三個年份出版之《臺灣鐵道旅行案內》，分析旅遊手冊所提供旅遊環境及論述其中所蘊含的臺灣地理景象。⁴ 陳衍秀以傅柯《知識考古學》（Archeology of Knowledge）「論述構成」（discursive formation）的概念為理論架構，針對1927年版、1942年版之《臺灣鐵道旅行案內》進行分析比較。⁵ 齊藤啟介的研究針對《臺灣鐵道旅行案內》相關書籍的出版時間，區分為初期、發展期、成熟期作研究觀察。⁶ 王怡茹從歷年《臺灣鐵道旅行案內》中有關淡水線鐵道沿線車站與地景內容，討論不同時期殖民官方的地景建構內容，以及背後所反映的環境識覺。⁷ 另外，亦有研究者運用日治時期相關圖像資料，討論殖民政府欲建構的環境意象。如徐佑驊針對日治時期「臺灣寫真帖」之視覺圖像，探討殖民者對臺灣視覺論述之特性。⁸ 王怡茹以「人理學」關注之「地方感」概念，分析日本殖民政府透過《臺灣鐵道旅行案內》中收錄地景照片所形塑臺南地方意象，以導引讀者（旅客）對陌生／未曾到訪過的地方有基本認識，進而產生嚮往與情感連結。⁹ 前述相關研究成果豐富，研究範圍有以全臺灣、鐵道支線與都市等空間尺度，但針對小區域或單一屬性地景的形成與多元建構面向的研究討論不多。

⁴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年），頁341-390。

⁵ 陳衍秀，〈日治時期《臺灣鐵道旅行案內》的風景論述：一個考古學的閱讀〉（新竹：國立交通大學語言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⁶ 齊藤啟介，〈《臺灣鐵道旅行案內》塑造的臺灣形象〉（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

⁷ 王怡茹，〈日本統治時期淡水線鐵道沿線之觀光遊憩地景〉，《臺北文獻》，第193期（2015年9月），頁69-124。

⁸ 徐佑驊，〈日治時期「臺灣寫真帖」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⁹ 王怡茹，〈製造地方感：以《臺灣鐵道旅行案內》臺南驛收錄之地景相片為論述中心〉，《中國地理學會會刊》，第63期，頁77-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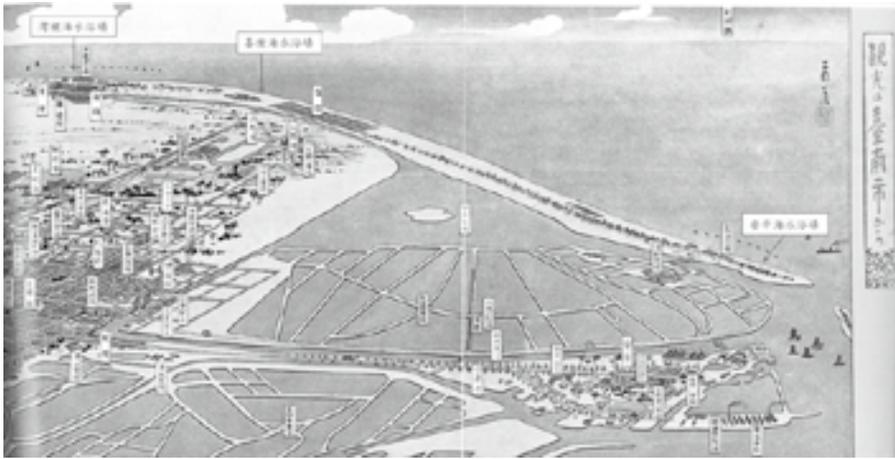


圖1、金子常光繪製之臺南市觀光圖(1934)

資料來源：莊永明，《臺灣鳥瞰圖：一九三〇年代臺灣地誌繪集》（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13年），無頁碼。

為瞭解海水浴場這個現代化的觀光遊憩地景如何出現在臺灣海濱地區、臺南三座海水浴場被建構與發展歷程，以及驅動臺南海濱地景在日治時期產生轉變動力與原因。本文主要從日治時期臺灣海水浴文化的形成與發展、臺南海濱觀光遊憩空間建構與發展核心轉移，以及安平海水浴場作為臺南海濱空間的重構核心三部分進行討論。

貳、海水浴文化的引入與推廣

一、海水浴文化引入前臺灣漢移民社會對「水」的敬畏思維

海水浴場的出現，最早源自十八世紀末英國興起之海濱度假勝地。過去英國雖擁有綿長的海岸線，但除從事捕魚活動外少作其他功用，且海岸線與沙灘等空間均為王室掌控。自1626年史卡爾堡（Scarborough）海濱地區被發現溫泉後的幾十年間，溫泉療養、飲用溫泉水漸趨流行。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後，勞工階級

經濟條件獲得改善，平均國民所得提高、工作時數逐漸縮減、定期休假制度的運作，以及快速都市化後導致的貧窮、人口過密、缺乏公共空間等問題，海濱度假勝地成為勞工階層遠離工作、生活場所之重要的觀光遊憩場域。¹⁰ 不過，在日治時期引入西方的海水浴觀念前，臺灣漢民族對水（海水／河水）存有敬畏思維。林美容認為漢民族是農耕定居的民族，文化習性基本上是畏水畏海，並認為這些地方是凶險所在、不安的來源，也是鬼魅魍魎聚集的地方。對於距離聚居地較遠的靠山、靠水、靠海等人氣較少之處，被視為「歹物仔」出沒之處。在山海之處、水流之際，這些遠離人煙的地方是鬼匯集所在，每隔幾年就要建醮一次，以去邪穢，保持地方安靖。¹¹ 而這樣的現象，主要與清代臺灣移墾社會的發展有關。

清代文官武將、郊商、渡海來臺的移民均須仰賴船隻往返於閩臺之間，往返中國大陸與臺灣二地之間須行經寬約六、七十里的黑水溝，「其深無底，水黑如墨，湍激悍怒，勢似稍窪。舟利乘風疾行，亂流而渡；遲則波濤衝擊，易致針路差失」。¹² 再加上臺灣周圍相傳有所謂「南風炆／南澳氣」及「弱水」、「萬水朝東」等未知的恐怖海域，在海上航行若稍有疏忽，「北則墜於南風炆，南則入於萬水朝東，皆有不返之憂」。¹³ 故臺灣民間俗信於海上航行遇到風暴，危及生命安全之時，可行「划水仙」儀式向水仙王祈福避險。¹⁴ 當船隻順利通過臺灣海峽，靠近沿岸海域時，也可能因水道暗沙、水深不足，或為暴風所阻，或遭逢大浪，造成船隻翻傾而遭難。即便沿著西部海岸航行，如途中遭暴風雨，發生船難的可能性亦高。¹⁵ 因此，民間遂有「唐山過臺灣，心肝結歸丸」、「十去六死三

¹⁰ 厄里（John Urry）、拉森（Jonas Larsen）著，黃宛瑜譯，《觀光客的凝視3.0》（臺北：書林出版社，2016年），頁57-65。

¹¹ 林美容，〈海洋宗教與民俗—從媽祖與王爺信仰說起〉，收入邱文彥，《海洋文化與歷史》（臺北：胡氏圖書出版社，2003年），頁84-85。

¹²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第2卷「山水志／海道」（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頁56。

¹³ 翁佳音，〈海上鬼怪奇談與泄尿婆（Chhōa-jīo-pô）〉，《臺灣風物》，第68卷第3期（2018年9月），頁24。

¹⁴ 如清康熙年間來臺採硫的郁永河即曾記錄：「划水仙者，眾口齊作鉦鼓聲，人各挾一匕箸，虛作棹船勢，如午日競渡狀；凡洋中危急，不得近岸，則為之。」參見郁永河，《裨海紀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頁21。

¹⁵ 翁佳音，〈海上鬼怪奇談與泄尿婆（Chhōa-jīo-pô）〉，《臺灣風物》，第68卷第3期，頁17-22。

留一回頭」等俚諺，反映移民渡海之險。媽祖、王爺、水仙尊王等具有海神職能的神祇，也因而成為清代臺灣各港口市鎮重要的信仰神祇。

移民安全抵達臺灣後，仍須面對來自自然環境變遷形成的河水氾濫、海水倒灌風險。以清代臺江內海北端的曾文溪為例，因漢人往近山地區開墾，在過度開發又缺乏水土保持的觀念下，易造成土石流與山洪爆發，加速河川下游之堆積作用，每逢豪雨即易造成沿岸水患。¹⁶ 故民間戲稱曾文溪猶如一尾「青暝蛇」，並有「青暝蛇做大水，走溪流」之俗諺流傳。曾文溪沿岸聚落面對水患頻繁的環境特色，長久以來也發展出「拜溪墘」的祭祀活動。¹⁷ 因此，清代臺灣漢移民面對渡海之險、環境變遷的威脅，長久以來對水（海水／河水）充滿敬畏之心，並衍生許多與水相關的民間信仰與民間俗信。在這樣的狀況下，民眾在河海之濱多以交通、產業活動為主，鮮少發展出規模性的觀光遊憩活動。

二、日本海水浴文化的引入

臺灣發展海水浴活動，主要受日本影響。日本國內自古已有沐浴、冷水浴、溫泉浴、游泳、淨化儀式（みそぎ）、潮浴（或潮湯治）等泡湯文化；1875（明治7）年才導入作為醫療行為的「西洋海水浴法」。爾後，在緒方惟准等人的研究下，海水浴的醫療功能受到重視。¹⁸ 1881年6月發行的《內務省衛生局雜誌》第34號中，首次以「海水浴說」為題，介紹了海水浴的目的、方法、效能與注意事項，將海水浴視為一種醫療行為，主要目的是治療疾病，並無娛樂性質。1882年後藤新平撰述之《海水功能論（附）海濱療法》一書出版後，成為大眾之海水

¹⁶ 回顧曾文溪氾濫的紀錄，自1804（嘉慶9）年至1913（大正2）年為止，共發生15次大水患，平均每七至八年間就有一場大水患。自1913年到1931（昭和6）年曾文溪治水工程的興工期間，大小水患仍有十餘起。直至1934年，沿岸居民才在安順堤防的動工修築下，漸免去長年「走溪流」之苦。參見吳茂成，《臺江內海及其庄社》（臺南：臺南市文化局，2013年），頁412-432。

¹⁷ 現除麻豆區東溪洲祭溪活動已停擺外，西港區中港仔拜溪王與溪埔寮拜溪神，以及安南區公親寮拜溪墘目前仍持續舉辦，記錄了當地聚落在昔日面對曾文溪頻繁暴漲、改道、水患頻仍的生活記憶。

¹⁸ 千足耕一、阿部生雄、吉田章，〈「海水浴」概念の成立過程に関する一考察〉，「日本体育学会第40回大会」，橫濱：橫濱國立大學，1989年10月12-14日。

浴啟蒙書。1885年陸軍軍醫總監松本順¹⁹所著《海水浴法概說》，更提出「海水浴不僅可治療疾病，亦有健康促進之效」的概念。再加上當時日本國內陸續開設鐵道路線、增加海水浴場娛樂設施，海水浴場之空間功能才由療養地轉為大眾休閒娛樂場所。²⁰以日本關西地區為例，在南海鐵路與阪神電鐵開通後，不僅改變鐵道沿線的地景，也促進海洋相關休閒活動的展開，讓原本屬於有錢階級的娛樂活動朝向大眾化發展。²¹由於明治後期適逢日本統治臺灣期間，受其國內的海水浴活動影響，臺灣海濱地區也陸續出現現代化的海水浴場設施。

臺灣第一座海水浴場是1902年7月開幕的基隆大沙灣海水浴場，浴場最初由基隆在地旅館業者及諸多海水浴的愛好者共同籌劃，後來經營權又於1910年轉予基隆公益社、1926年交由基隆市役所接管。在空間的運用上，大沙灣海水浴場除作為基隆、臺北地區各級學校進行臨海教育、海洋教育之展開場所外，也是各機關、社團組織舉辦各式活動之空間場域。吸引遊客的不僅是海水浴場，大沙灣附近之古蹟、名勝亦是重要的觀光遊憩場所。²²臺北近郊則有1903年設立的淡水海水浴場，由於浴場所在位置風景優美、離行政中心近、交通便利，又有公共、私營的休憩所提供遊客休息，每到夏季常吸引許多遊客前往遊玩。為因應夏季龐大的遊客，海水浴場的硬體設備也日益完備。1903年淡水海水浴場成立時，即有日人在此開設「淡水園」；1908年稅關俱樂部會員另開設「和樂園」，提供休憩、

¹⁹ 松本順（日本第一代陸軍軍醫總監）注意到海水浴在醫學上的效能，在探詢合適地點時抵達神奈川縣大磯地區，並致力設置大磯海水浴場。1885（明治18）年8月，大磯海水浴場開設，成為日本最早設立的海水浴場之一。兩年後，東海道線開通至國府津地區，並設立大磯車站，增加交通便利性，至大磯從事海水浴人數急速上升。參見富田昭次著，廖怡錚譯，《觀光時代：近代日本的旅行生活》（臺北：蔚藍出版社，2015年），頁72-75。

²⁰ 海水浴觀念的轉變，連帶影響海水浴場的設立位置：明治前期前往海水浴場主要目的是治療疾病，具有礁石且波濤洶湧的海岸地形被視為好的浴場環境；明治後期則因海濱娛樂活動觀念逐漸普及，認為海浪太強將影響海濱遊憩安全，故風浪平靜的沙灘地帶開始被視為好的海水浴場設置環境。以上資料均轉引自小口千明，〈日本における海水浴の受容と明治期の海水浴〉，《人文地理》，第37卷第3期（1985年6月），頁215-229。

²¹ 竹村民郎著，林邦由譯，《大正文化：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臺北：玉山社，2010年），頁310。

²² 簡秀玲，《與海洋有約：日治時期基隆大沙灣地區的臨海教育》（臺北：漢世紀數位文化公司，2018年），頁53-112。

宿泊之處，並供應價格低廉的冰品、茶與洋食料理。²³ 鐵道部也會在海水浴期間，因應各式活動的規劃，給予機關團體優惠車資，或加開臨時列車，並有實業家於星期日、「祝祭日」（節慶）期間提供免費接駁船，便利遊客往返淡水車站與海水浴場間。²⁴

除了臺灣北部兩個重要的海水浴場外，臺灣西部各海濱地區也相繼設置海水浴場。根據《臺灣社會事業要覽》的統計數據，1924年至臺灣共有十四座海水浴場，到了1938年則增至25處。在短短十四年間，臺灣各地共新增了十一座海水浴場，由此可知在1920到1930年代間，臺灣的海水浴文化有越來越興盛的趨勢。²⁵ 促使臺灣海濱地景改變的原因，主要又與日治時期殖民官方在海水浴功能宣導、學校臨海教育與海事精神的推廣有關。

三、日本殖民官方對海水浴活動的推廣

清代以來臺人因為渡海經驗、環境變遷等緣故，對水（海水／河水）存有敬畏之心，到了日治時期則受海水浴文化的影響、海水浴場的設置，以及政府多方面的推動下逐漸產生改變。以下從日本殖民官方宣傳海水浴功能、施行學校臨海教育，以及推廣國家海事精神的三個層面作討論。

（一）海水浴功能的宣傳與臺人接受情況

據日人的調查指出，清代臺灣人未有入浴的習慣，僅以簡單沖澡方式清潔身體，以致容易罹患眼疾與其他疾病。為解決衛生問題，日本殖民官方開始於臺灣各地設置公共浴場，並以免費或低廉的入場費，讓臺人擺脫舊慣養成新習慣。因臺灣氣候炎熱之緣故，臺灣西部各海濱地區也陸續設置海水浴場。²⁶ 除了建構

²³ 黃繁光等編纂，《淡水鎮志》，下冊（新北：新北市淡水區公所，2013年），第9章〈觀光志〉，頁231。

²⁴ 王怡茹，〈日本統治時期淡水線鐵道沿線之觀光遊憩地景〉，《臺北文獻》，第193期，頁111-113。

²⁵ 臺灣總督府，《臺灣社會事業要覽（大正十五年版）》（臺北：臺灣總督府，1926年），頁153-156，記錄的是1924年的數據資料；臺灣總督府，《臺灣社會事業要覽（昭和十四年版）》（臺北：臺灣總督府，1939年），頁138-139，記錄的是1938年的數據資料。

²⁶ 臺灣總督府，《臺灣社會事業要覽（昭和六年版）》（臺北：臺灣總督府，1931年），頁146。

空間外，當時許多報刊雜誌也對從事海水浴有益身體健康之面向加以報導。²⁷ 不僅日人加以推廣，就連日治時期唯一由臺人發行、代表臺灣人立場的《臺灣民報》也曾報導海水浴是一種最好的全身運動，可活絡全身關節與肌肉，有助血液循環、新陳代謝、皮膚抵抗力、肺活量、腸胃消化力、食慾增加、精神愉快等等。²⁸

從事海水浴活動在當時被視為夏日消暑的保健法，海水浴場成為夏季不可或缺的公共設施。臺灣各地海水浴場的開放時間多介於每年5月到10月間，為推動觀光活動、活絡地方經濟，臺灣總督府鐵道部和各地方交通公司常於海水浴期間提供海水浴遊客車資折扣優惠。在這樣的氛圍下，海水浴活動除了在日人間流行外，臺灣傳統漢詩社、²⁹ 臺籍社會領導階層，³⁰ 以及受日本新式教育的知識分子，³¹ 也開始出現接受或參與這種新式的觀光休閒活動的情況。

²⁷ 如海浪可刺激皮膚，海濱地區的空气清新，有豐富的氧氣，較少有害的二氧化碳，適合肺病患者。海水的鹽氣為細微分子，吸入體內有益健康。在水中運動可肌肉俱動、深呼吸可增進健康。海水溫度較陸地略低，以此冷水可刺激皮膚、增進食慾、促進血液循環，也可以強健神經系統。參見〈科學界 海水浴之效能〉，《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3年7月7日，版5。

²⁸ 有鑑於臺人游泳能力尚無法與當時來臺比賽的菲律賓選手比擬，1929年《臺灣民報》特別刊載一則〈海水浴的效果 夏季最好的運動〉報導進行海水浴推廣。參見〈海水浴的效果 夏季最好的運動〉，《臺灣民報》，臺北，1929年6月23日，版5。

²⁹ 1920年代臺灣南北兩大詩社舉辦擊鉢吟會時，均曾以「海水浴」為創作主題，如1923年瀛社以「淡水海浴」為題；1926年臺南南社以「海水浴」為創作主題，相關詩作也先後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臺南新報》。雖然這些漢文人不一定下水遊憩，但或如受漢學教育、豐原士紳張麗俊於1934年參與豐原郡役所職員慰安會所言，前往海水浴場「非為欲潔身，欲廣眼界耳」。參見〈瀛社擊鉢吟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3年8月2日，版6；〈南社擊鉢錄〉，《臺南新報》，臺南，1926年8月2日，版6；《水竹居主人日記》，1934年8月22日，收入「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2020/11/12點閱）。

³⁰ 從中部望族霧峰林家、有「臺灣議會之父」之稱的林獻堂之日記內容可觀察到，林獻堂幾乎每年都會前往海水浴場遊憩，活動地點有南寮、大安、高美、通霄等海水浴場；到日本探望兒孫時，也會與家人及友人前往神奈川縣的逗子海水浴場遊憩。詳細資料可參考1929年、1931年、1933年、1934年、1937年之《灌園先生日記》，收入「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2020/11/12點閱）。

³¹ 如受日本新式教育、自臺灣總督府師範部乙科畢業的黃旺成，其對海水浴活動的參與度更高，每到夏季海水浴期間即經常與友人相約至海水浴場遊憩。從他的日記內容可觀察到其足跡遍及臺灣西部各大海水浴場，包括有南寮、香山、崎頂、山腳、通霄、壽、大沙灣、

（二）學校臨海教育的施行

教育是影響、改造殖民地民眾思想最直接的方式，為使民眾有正確的思想觀念、溫順強健的體魄，日治時期新式教育在殖民官方的主導下，由上而下構成「國家—學校—學生—家庭（民眾）」的重層影響關係體系，是為「同化」政策很重要的展現方式。當時的體育教育以體操課為主體，傳授學生運動知識與方法，並進行實際操作。由於體育課之授課時間有限，僅可提供基礎體育教育，無法充分訓練學生體力，各級學校乃於體操正課之外安排其他體能運動，以補體操正課之不足。³²「臨海教育」即是學生於暑假期間，在學校的安排下到海濱進行游泳與暑期活動的教育型態。

林玫君認為「馴水」（習慣水）是臨海教育的重要意義之一，其目的除了讓學生學習游泳，其教學內容還涵蓋了知識學習、身體活動、實地參觀等課程。雖然依據各校制度、活動經驗、舉辦地點等不同因素而有施行細節上的差異，但課程涉及實地踏查與生活場域相關知識，符合當時直觀教學的實學思想；水域活動的健體作用，有助於殖產興業之成效，海域所象徵的國土範圍、浴場的經濟效益，以及引入民眾陌生的水域科學知識與近代化設施等，都有助於殖民者展現自身優越、形塑日本對臺灣文明貢獻的意識形態，進而促進國家認同。³³就當時學生參與臨海教育的情況來看，鄭人豪的研究發現1920年代前期，臺北市內小學校連年利用暑假舉辦聯合臨海教育；以臺人為主體的公學校學生參與情況雖不及以日人為主體的小學校，但已有逐漸成長的趨勢。³⁴林玫君從臺灣高等女學校女學

竹園等。詳細資料可參考1916-1917年、1919年、1921-1931年間之《黃旺成先生日記》，收入「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2020/11/12點閱）。

³²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頁6-30。

³³ 林玫君，〈日治時期的臺灣高等女學校學生與臨海教育〉，《師大臺灣史學報》，第11期（2018年12月），頁80。

³⁴ 如1926年臺北市參與臨海教授的小學校有1,197名學生，但公學校參與情況並不踴躍，僅有162名學生報名參加。到了1929年，臺北市內6所小學校共1,320名學生參加；9所公學校之參與學生數也達841人。參見鄭人豪，〈日治時期臺灣游泳運動史之研究〉（臺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頁87。

生的臨海教育內容與心得觀察到，起初女學生對於參加臨海教育有些許擔心，但實際參與後，她們對臨海教學活動則多持正面觀點。因此，在風土馴化、實學教育和展示帝國等諸多氛圍中逐步產生的臨海教育，對女學生產生某種程度的教化作用，使其感受到國家帶來的文明恩澤。³⁵

（三）國家海事精神推廣

除了在推廣海水浴功能、施行臨海教育外，日本殖民政府也透過國家節日的制訂與相關活動之舉辦，向臺人推廣海事思想。1905年5月27日，日本海軍於日本海海戰殲滅俄國艦隊，為紀念此戰役的勝利，將5月27日制訂為「海軍記念日」。每年紀念日期間，臺灣總督府舉辦演講、電影放映、軍艦演習、海上競賽等活動，向臺人傳達現代化的海洋知識，並鼓勵人們親近海洋、到海上鍛鍊身體，以成為「海國健兒」。同時，也透過學校教育宣傳海戰思想，教育有關海洋的知識與歷史。如在「體操課」讓學生直接體驗海洋活動，並引進海水浴場設施，使「海洋」具休閒與運動性質，改善臺人對海洋的負面認知。在「國語」（日語）教育中，讓學生認識日本海軍的戰力，並介紹與海有關的事務，增加學生對海洋的新奇感、縮短與海洋的距離，減少對海洋的恐懼。因處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期間，1941年日本殖民官方更將7月20日制訂為「海的紀念日」，強化海權與臺灣海洋地位的重要性。³⁶

綜上所述，日治時期盛行於日本國內的海水浴文化被引入臺灣，殖民官方透過建置海水浴場、宣傳海水浴功效、施行學校臨海教育，以及推廣海事思想，讓臺灣人對海（海洋／海濱）有更多認識、接觸的機會，進而參與由殖民者建構之相關海濱觀光遊憩活動。

³⁵ 林政君，〈日治時期的臺灣高等女學校學生與臨海教育〉，《師大臺灣史學報》，第11期，頁89-90。

³⁶ 王詔君，〈「海洋精神」在臺灣：以海軍紀念日和航海節為討論中心〉，《高市文獻》，第22卷第2期（2009年6月），頁89-112；王詔君，〈戰爭與儀式：日治時期「海軍記念日」的制定與宣傳（1905~1944）—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中心〉，《臺灣風物》，第59卷第3期（2009年9月），頁87-128。

叁、臺南海濱觀光遊憩空間建構與發展核心轉移

日治時期臺南海濱三座海水浴場主要分布於昔日臺江內海外側的一至七鯤身上，其位置在今日安平、喜樹、灣裡一帶的海濱地區。由於三座海水浴場最初均由地方政府規劃設置，但後來卻因其他因素讓政府將資源移轉至新海水浴場的空間規劃與營運上。以下從安平、喜樹、灣裡三座海水浴場的空間建構與發展脈絡依序討論。

一、區位作為安平海水浴場之發展基礎

(一) 海水浴場設立前「臺南—安平」間陸運交通的發展概況

清代臺南府城與安平間原本隔著臺江內海，1823（道光3）年7月發生大風雨，臺江內海北端的曾文溪暴漲，造成鹿耳門內海沙驟漲，臺江內海快速陸化成海埔新生地，使得原本須以船隻往返的臺南、安平兩地，在退潮時可步行抵達對岸。³⁷ 這塊廣大的陸浮地，吸引許多民眾在淺海地帶開闢魚塢，並帶動當地養殖業的興起。³⁸ 1874（光緒元）年，分巡臺灣道夏獻綸沿著魚塢在臺南與安平間堆出砂積小路，而這條路遇到漲潮就會被淹沒；1884年，時任分巡臺灣道之劉璈再帶兵築路供馬車行駛，當時的道路只可通達城西一帶，須再由南河街入西門後，才可以進入臺灣府城。因該段道路狹小，1895（明治28）年日軍從安平登陸臺南後，在軍備輸送的考量下，重新修築安平與臺南間的道路。

1896年陸軍運輸部再修築一條從鎮臺衙內陸軍補給廠到安平間的輕便軌道，作為軍需品之運輸補給用。1898年，這條輕便軌道開放民眾搭乘；1903年3月起改為複線，一條「經鎮臺衙，而大銃街。出草寮後街，直通安平。一由停車場前，經右營埔，而城邊街。出外新街，直通安平」。³⁹ 後來由鎮臺衙門往安平的手押臺車道解除，改由臺南車站出發。這條路線曾由臺南公館經營一段時間，

³⁷ 姚瑩，《東槎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年），第1卷，〈筹建鹿耳門砲臺〉，頁30-32。

³⁸ 施添福，《臺灣地名辭書—臺南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99年），頁38。

³⁹ 〈運輸多便〉，《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6年3月3日，版3。

後改由臺南輕便鐵道株式會社經營。⁴⁰ 從1901-1903年間編繪的「臺南廳里程圖」即可明顯看到這二條輕便軌道的分布，及其與舊臺南府城間的空間關係（圖2）。1906年謝雪漁⁴¹ 回到臺南時即觀察到：「自停車場抵安平港之大路，又敷設輕便鐵道，以載客運貨。交通機關，已極整備。」⁴² 由此可知，這條輕便軌道的客、貨運已相當完備，並成為日後安平海濱觀光遊憩活動發展的重要基礎。



圖2、臺南廳里程圖局部（1901-1903）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

⁴⁰ 陳秀琮、黃建龍、陳信安等，《府城百年濱海道：從青草崙到南茆橋》（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4年），頁190-198。

⁴¹ 謝汝銓（1871-1953），字雪漁，號奎府樓主，晚署奎府樓老人，臺南人。曾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記者、《風月報》主筆。1909年與洪以南等人倡設瀛社，並於洪氏逝世後擔任第二任社長。參見黃美娥，〈謝汝銓〉，收入「線上臺灣歷史辭典」：<http://wordpedia.nipi.edu.tw/doth>（2020/11/12點閱）；〈謝雪漁〉，收入「臺灣瀛社詩學會」：<https://www.tpps.org.tw/forum/>（2020/11/12點閱）。

⁴² 〈南歸誌感（四）〉，《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6年4月19日，版5。

（二）安平海水浴場的設置與發展

安平海水浴場座落於安平港附近，是臺南廳在臺南海濱地區最早設立的海水浴場。浴場的規劃、營運由臺南廳當局主導，但當有浴場的建設等重要事務決策時，臺南廳當局則會召開「官民懇話會」（懇談會）進行討論。1909年6月1日，安平海水浴場正式開幕，臺南廳當局邀集地方官民百餘名共同參與，並舉行曳網、拾貝殼、施放煙火等餘興節目。⁴³ 由於在安平海水浴場設立之前，臺南至安平間的陸運交通已有一定程度發展，海水浴遊客可從臺南車站搭乘輕便臺車至安平；抵達安平後，再於大阪商船會社支店前轉搭接駁船前往海水浴場。為便利遊客，船舶業者在臺南車站、往安平的各輕鐵車站間販售接駁船票；輕鐵業者也特別準備有遮篷的臺車接駁遊客。⁴⁴ 因此，安平海水浴場開始成為臺南海濱地區重要的觀光遊憩場所，「每日內地人男女成群，招伴往浴者，動以百計」。⁴⁵ 水上活動也相當多元。⁴⁶

為因應日益增多的遊客，臺南廳當局曾多次召開官民懇話會討論浴場設備改善問題。1910年先招募寶美樓酒樓老闆，在浴場內興建3、4棟茶室，提供浴客飲食服務。⁴⁷ 1911年又新增120間更衣室、80間的休憩所，休憩所中也販賣便當、咖哩飯等餐食，並商借大阪商船會社之「待合所」，作為海水浴遊客之休憩所。⁴⁸ 當時安平海水浴場與淡水海水浴場、基隆海水浴場與北投並列為臺灣第一流的納涼場所。⁴⁹ 1913年的海水浴期開始時，臺南廳當局更招待新聞記者與相關

⁴³ 〈安平海水浴場落成式〉，《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9年6月2日，版5；〈安平海浴落慶〉，《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9年6月2日，版2。

⁴⁴ 1911年時，接駁遊客的船隻共有四艘，若遊客人數增加，即機動增發船隻。船旗則以淺黃色木棉布標示「海水浴」三字，船班時間每日6回，分別是上午9時、11時，及午後1時、3時、5時、7時。」參見〈安平海水浴〉（三日臺南發），《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1年6月4日，版2；〈安平海水浴場〉，《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1年6月5日，版3。

⁴⁵ 〈寧南短札 險入水府〉，《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9年6月15日，版4。

⁴⁶ 如曳網、投網、拾貝殼、放水燈、球燈船、煙火、競渡等。參見〈安平海水浴場落成式〉，《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6月2日，版5；〈南部だより〉，《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9年7月31日，版5。

⁴⁷ 〈整頓浴場〉，《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0年5月18日，版5。

⁴⁸ 〈安平海水浴〉（三日臺南發），《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6月4日，版2。

⁴⁹ 〈夏の留置所（上） 未だ現れぬ涼しい所 金持が夢想もならぬ〉，《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1年8月12日，版7。

人士共同參與開場式，藉以提高浴場的能見度。⁵⁰ 除浴場設備的擴充外，臺南廳當局也相當重視浴場衛生安全問題。每年海水浴期開始前，先派遣相關人員檢查浴場之休憩所、廁所等建物，對於損壞之處也會立即修繕。⁵¹ 如天氣炎熱又適逢星期假日時，海水浴場的入場人數每日約可達四、五百人以上。⁵² 甚至為了因應氣候提前高溫炎熱，浴場也會彈性調整開放時間。⁵³

（三）環境變遷對安平海水浴場的影響

雖然安平海水浴場鄰近臺南市區、具有便捷交通條件，但因其受環境變遷影響，曾多次受到破壞而造成浴場流失，並曾歷經幾次遷徙。最早於1909年安平海水浴場設立不久後，即因沙洲形式改變使當地海流變得強勁，影響到遊客的安全。⁵⁴ 1911年，臺南懇話會曾針對安平海水浴場的危險改善、建設問題進行討論，並招募料理屋進駐浴場。⁵⁵ 但是年7月時因強風與漲潮之故，安平地區淹水嚴重，海水浴場也因而流失；⁵⁶ 8月又受到熱帶低氣壓所帶來的風雨影響，當地民宅嚴重破壞，並重創安平港，許多港內船隻因而觸礁、或被沖毀或翻覆。⁵⁷ 另外，當時遊客前往安平海水浴場須於安平稅關前轉搭接駁船至外港，浴場附近風浪較高、周圍環境不整潔，又無樹木綠蔭遮蔽，再加上臺南輕便軌道會社已於1912年開始敷設「西市場—喜樹」間的輕便軌道，促使臺南廳當局規劃在喜樹海濱地區另設海水浴場。⁵⁸

50 〈安平海水浴開き〉，《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3年5月25日，版7。

51 〈檢査海水浴場〉，《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6年4月16日，版6。

52 如1924年6月1日適逢週日，當日至浴場的遊客人數約有400餘人，約為平常日的10倍之多。1925年時，也有一日達到500多人的紀錄。參見〈安平海水浴 昨今の賑ひ〉，《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4年6月8日，版2；〈臺南 海水浴般盛〉，《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年7月24日，版6。

53 如1930年4月時，因臺南的天氣每天均達攝氏27-28度，原訂於5月中舉行開場式的安平海水浴場，提早於4月13日週日開場。參見〈臺南の海水浴 來月から開場 いよく夏氣分〉，《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0年4月9日，版5；〈安平海水浴 十三日開場〉，《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0年4月15日，版4。

54 〈安平海水浴設備〉，《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1年6月9日，版7。

55 〈安平海水浴場〉，《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1年4月26日，版7；〈安平海水浴場〉，《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1年4月27日，版3。

56 〈安平の浸水〉，《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1年7月27日，版2。

57 〈安平港の慘狀〉（卅日臺南發），《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1年8月31日，版2。

58 〈安平海水浴場移轉説〉，《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2年4月14日，版2；〈海水浴場

二、因交通路線而興的喜樹海水浴場

(一) 「西市場—喜樹」線開通提高交通易達性

「臺南市街之魚，皆仰給於安平四鯤身及喜樹庄頂下茄荳下圍裡庄等處，漁人捕獲而運搬來市場者。」⁵⁹ 為運送灣裡地區的魚類、食鹽等貨物，臺南輕便鐵道會社於1912年向臺南廳當局申請鋪設從小西門、經鹽埕庄到灣裡間的輕便軌道。⁶⁰ 1913年「西市場—喜樹」線工程告竣，臺南廳長松木茂俊、臺南廳庶務課事務官川中子安治郎、臺南廳庶務課技師島田宗一郎、臺南廳鳳山支廳警部積山小太郎等數十名紳商試乘新路線，赴喜樹地區視察時，在喜樹庄南邊找到適合建置海水浴場之所，即決議從公共衛生費提撥經費設置喜樹海水浴場。⁶¹ 1914年5月，在臺南廳公共衛生費的支應下，浴場內的二座木造茅葺休憩所與相關建物陸續完工，並於6月1日正式開幕。

「西市場—喜樹」線的起點是臺南市場，⁶² 軌道路線自內新街，經鹽埕庄、灣裡庄，延伸至至二層行溪。⁶³ 此支線可方便鹽埕、喜樹地區的民眾載運地方物產、魚貨到西市場販售；在客運功能上，亦可便利市區民眾前往喜樹海水浴場觀光遊憩。⁶⁴ 海水浴場附近有臺灣總督府專賣局鹽務支館，民眾到此遊憩也可就近

問題》，《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2年5月12日，版7。

⁵⁹ 〈宜開塹利及整頓〉，《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7年2月23日，版4。

⁶⁰ 〈赤崁春帆 再請輕鐵〉，《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2年1月10日，版5。

⁶¹ 〈臺南擇海浴場〉，《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3年5月22日，版6；〈設備海水浴場〉，《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3年6月24日，版6。

⁶² 臺南市場（又名西市場、大菜市）創設於1905年9月，是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設立的第一個現代化市場，總建坪為640坪，共有5棟建築物，設有辦公室，管理檢驗出入商家、進場顧客，並徵收入場費；每日之魚菜交易行情，亦公告周知，是當時臺灣具指標性的現代化市場。在空間規劃上，除考量食品衛生與建築結構安全外，亦兼具美感設計。建築物的左右兩邊均設置排水溝，中央則為顧客通行步道，兩側並設有店面。因市場設備佳、販售商品豐富，自成立後早晚皆是人聲雜沓的繁忙景象。

⁶³ 〈安平海水浴場移轉說〉，《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4月14日，版2。

⁶⁴ 陳桂蘭，《臺南府城市場誌》（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7年），頁114-115；〈新設輕便之好況〉，《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3年7月4日，版5；〈輕鐵延長〉，《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3年4月9日，版5。

參觀製鹽產業地景。⁶⁵ 臺南市內許多機關團體會到此舉辦聚會；臺南輕鐵會社亦提供團客優惠車資。西市場內的三矢亭酒樓業者，也到海水浴場休憩所內開設分店，販售冰、涼水、各種食物等。⁶⁶ 在浴場設備完善、交通易達性較安平海水浴場高，且海濱遊憩空間又較無意外事件發生的因素下，成為當時遊客選擇前往遊憩之主要原因。⁶⁷

（二）喜樹海水浴場的經營問題

喜樹海水浴場的交通條件雖略勝安平海水浴場，但隨著1920年全臺行政區調整，喜樹海水浴場於隔年4月轉由臺南州轄下新豐郡永寧庄維護管理，相關費用也改由庄費支應。⁶⁸ 由於浴場的經營層級由「廳」轉變為「庄」，浴場經費規模也隨之縮減，1926年即傳出浴場經營不善的消息。當時經營者蔡南⁶⁹ 曾投入資金整頓浴場設備，安平公會的桐憲三曾以低價租金承租浴場、重新營運，但往後幾年的遊客數仍呈現下滑趨勢。⁷⁰ 1927年時，休憩所等浴場內的相關建物遭受蟻害，逐漸腐朽頹廢傾倒。在永寧庄費財政困難，無法負擔修繕費用下，得仰賴臺南州及新豐郡的經費補助。⁷¹ 面對浴場的經營不善與破敗，臺南州當局並未繼續投入資源經營維護喜樹海水浴場，反而找尋其他合適的地點作為海水浴場設置地。

⁶⁵ 〈臺南海水浴場 喜樹庄海岸〉，《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3年6月2日，版2。

⁶⁶ 〈海浴盛況〉，《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4年4月30日，版6。

⁶⁷ 〈檢查海水浴場〉，《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4月16日，版6。

⁶⁸ 臺灣總督府，《臺灣社會事業要覽（大正十五年版）》，頁131。

⁶⁹ 蔡南為新豐郡永寧庄人，在地方活動場域甚廣，在商業活動的經營上，曾從事米與魚苗販賣，參與林投帽的材料製造事業，並擔任臺南製鹽公司監察。在地方事務的參與上，曾擔任喜樹庄保正、臺南州農會米種改良調查委員、庄協議會員、臺南州水產會立會人、永寧漁業組合組合員、新豐郡永寧庄信用組合組合長等。有關蔡南的生平資料參見〈詐欺取財〉，《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9年12月12日，版6；不著撰者，《最近の南部臺灣》（臺南：臺灣大觀社，1923年），頁26；〈水產選總代會員〉，《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年4月7日，版4；〈永寧漁業組合 業漁失利〉，《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6年5月25日，版4；〈老境顛連 投溪而死 有子要教育也〉，《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6年4月17日，版4。

⁷⁰ 〈赤炭 浴場不況〉，《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6年5月28日，版4；〈南部天氣酷熱 農民望雨甚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6年7月18日，版4。

⁷¹ 〈喜樹海水浴場 新經營者物色〉，《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7年10月12日，版2。

不過，1929年位於灣裡海濱的新海水浴場設置後，前往喜樹海水浴場之遊憩人數雖受影響，但仍有零星遊客會前往遊憩。如1938年就讀臺南一中三年級的王育德，即在暑假其間與好友楊坤霖前往喜樹海水浴場遊憩。他在自傳中回憶道：當時安平與喜樹是臺南地方最有名的海水浴場，但前往安平海水浴場必須從運河乘船才能到；前往喜樹海水浴場則較為便利，可搭乘巴士直達。⁷² 另外，臺南州與新豐郡也有部分機關團體會到此舉辦活動，包括臺南州教育課遠足會、臺南同志會總會、新豐郡下各庄職員體育大會、新豐郡教育會體育會、新豐郡警察官緊急召集，及臺南署耐熱行軍等。⁷³ 因此，從統計數據上可觀察到喜樹海水浴場在1930年代尚有一定來客數，並未完全沒落、關閉（表1）。

表1、喜樹海水浴場歷年入場人次

年度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1926	1929	1931	1932	1934	1936	1938
入場人次	3,540	4,895	2,895	2,745	3,431	3,431	2,001	1,122	3,085*	896	898	898

說明：根據1934年出版《臺灣社會事業要覽》之數據資料紀錄，1932年海水浴場的入場人次為3,085人，但如從浴場的發展脈絡，以及歷年人數的下降趨勢推測，原始資料數據恐有誤植。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1926、1931、1933、1934、1935、1938、1939年出版之《臺灣社會事業要覽》。

三、臺南都市擴張背景下設置的灣裡海水浴場

1920年全臺行政區調整後，臺南廳升格為臺南州，成為臺灣五大行政區之一，州治設於臺南市。原臺南市街升格為臺南市，市區範圍益加擴大。1920年

⁷² 王育德、王明理著，吳瑞雲、邱振瑞譯，《臺灣獨立運動啟蒙者：王育德自傳暨補記》（臺北：前衛出版社，2018年），頁135。

⁷³ 〈教育課で遠足〉，《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8年5月20日，版5；〈同志會總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8年5月27日，版9；〈新豐郡下各庄職員體育大會 けふ喜樹で開催〉，《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8年6月18日，版5；〈職員體育會 喜樹海水浴場で〉，《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8年7月1日，版9；〈警察官の非常召集 きの日新豐郡で〉，《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8年7月12日，版3；〈臺南署耐熱行軍〉，《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8年7月17日，版5。

以後，臺南市役所大規模遷徙原城南墓地區域，並建設學校、運動公園、棒球場等大型都市設施。⁷⁴ 市區內的道路規劃則延續1911年「臺南市街市區計畫」，將道路工事集中於市區南邊區域，以聯絡新設的學校、綜合運動場、競馬場等育樂設施。⁷⁵ 1929年公布「臺南市區計畫地域擴張及市區改正計畫支部分變更」時，都市計畫之道路網向東、南、西方向擴張，道路密度增加。⁷⁶ 在都市擴張的基礎下，又適逢喜樹海水浴場出現營運與維護上的問題，1929年在臺南州廳、臺南市役所協力推動下，於灣裡海濱地區找到適合設置海水浴場之處。

灣裡海水浴場位於臺南州轄下新豐郡永寧庄灣裡海濱地區，由於當地民眾曾參與浴場週邊道路修建工事，又為區隔行政區同為永寧庄的喜樹海水浴場，將新設之浴場命名為「灣裡海水浴場」。另外，雖浴場所在之永寧庄不屬當時臺南市管轄範圍，但因後續的營運管理由臺南市役所負責，又名「臺南市營海水浴場」。⁷⁷ 臺南州廳自1929年5月開始規劃浴場建築格局，並開鑿了一口約15尺深的水井，以取得乾淨的水源。⁷⁸ 浴場內則設有休憩所、附屬賣店、娛樂設備，以及竹筏供釣客使用。⁷⁹ 1929年8月10日，灣裡海水浴場舉辦落成式兼開幕式，並於翌日正式對外營運。開幕當日冠蓋雲集，臺南市內約有160名官民共襄盛舉。出席者包括當時臺南州土木課技師宇敷起夫、臺南市尹遠藤所六、臺南州內務部長橫光吉規、臺南市協總代村上玉吉等人，時任臺北州知事的片山三郎也特別致電祝賀。為方便民眾從市區搭乘汽車前往，臺南市役所特別整修海水浴場週邊道

⁷⁴ 黃武達，〈日治時代之臺南市近代都市計畫（一）——都市計畫之萌芽與展開〉，《日治時代臺灣近代都市計畫之研究——日治時代》（臺北：南天書局，1998年），頁5-31、5-32（單元-頁次）。

⁷⁵ 鄭安佑、徐明福、吳秉聲，〈日治時期臺南市（1920—1941）「都市空間——社會經濟」變遷——指向經濟的都市現代化過程〉，《建築學報》，第85期（2013年9月），頁33。

⁷⁶ 黃武達，〈日治時代臺南都市計畫道路網結構之分析〉，《日治時代臺灣近代都市計畫之研究——日治時代》，頁4-9、4-10。

⁷⁷ 〈臺南市新設海水浴場〉，《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9年6月9日，版4。

⁷⁸ 〈安平に近い 新海水浴場 折角準備中〉，《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9年5月2日，版5。

⁷⁹ 原幹洲，《臺灣史蹟（附）主要市街史竝概況名所舊蹟》（臺北：拓務評論臺灣支社、勤勞ご富源社，1937年），頁247；〈新裝成つた 灣裡海水浴 理想的の休憩所 本日から公開〉，《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9年8月11日，版5。

路，並設專車接駁遊客。⁸⁰

自灣裡海水浴場啟用後，適逢臺南地區氣溫經常高達攝氏32度以上，其浴場設備較喜樹海水浴場為新，遊客開始前往這個新設的海水浴場遊憩。據《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指出，在開幕第二週的週日（8月18日），灣裡海水浴場湧入約七百多名遊客，⁸¹ 以後幾年的入場人次也逐漸上升（表2）。1930年4月，為因應臺南炎熱的天氣狀況，灣裡海水浴場也調整浴場開場時間，將原訂於5月中旬開放的時間調整至5月1日。同時臺南市役所亦修繕臺南市西門町5丁目至海水浴場間的道路，指定汽車也提供特定的租金方便遊客使用，並於休憩所內安置電話、擴張店面空間、增加娛樂器具等設備。因此，灣裡海水浴場在當時堪稱南部地區具代表性的海水浴場。⁸²

表2、灣裡海水浴場歷年入場人次

年度	1929	1931	1932	1936	1938
入場人次	6,621	7,586	7,442	8,434	8,426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1931、1933、1934、1938、1939年出版之《臺灣社會事業要覽》。

1932年，開始修築聯絡臺南與海濱地區的遊覽車道，此道路從南門外總和運動場為起點，可通往灣裡海水浴場，也可與北邊的安平海水浴場聯絡。⁸³ 這條道路於1933年通車，此後遊客搭乘汽車往返市區與浴場間更為便利。⁸⁴ 為容納更

⁸⁰ 〈臺南市 海水浴場 十日舉開場式 翌日起公開〉，《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9年8月4日，版4；〈新裝成つた 灣裡海水浴 理想的休憩所 本日から公開〉，《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9年8月11日，版5。

⁸¹ 〈暑さの盛返しで 各地海水浴場 大賑はひ〉，《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9年8月21日，版5。

⁸² 〈臺南の海水浴 來月から開場 いよく夏氣分〉，《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0年4月9日，版5；〈暑さにたまらず 開場を繰上げる 臺南灣裡海水浴場 五月一日から〉，《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0年4月20日，版2；〈灣裡海浴 及早開場〉，《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0年4月21日，版4。

⁸³ 〈南市籌鑿 海濱林間 遊覽自動車路〉，《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2年7月1日，版4。

⁸⁴ 〈臺南 開場時間〉，《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3年5月3日，版12。

多民眾使用，自1931年7月11日起，海水浴場將歇業時間由下午6點延長至晚間9點。⁸⁵ 臺灣總督府鐵道部也在海水浴期間，提供旅客車資折扣。如1934年曾對南部幾個較早開幕的海水浴場，提供車資七折的優惠票價；⁸⁶ 1935年再提供臺南至斗六間的海水浴場遊客，享有來回七折之優惠乘車券。⁸⁷

透過前述的討論可知，因區位、交通、都市擴張等因素，影響臺南海濱三座海水浴場之空間建構與發展。特別的是，當灣裡海水浴場在1936年8月受到暴風雨侵襲，浴場內的休憩所被摧毀後，⁸⁸ 臺南市役所並未有整頓浴場計畫、編列隔年（1937）預算時，反而將資源重新放置在安平海濱空間，建設新的市營安平海水浴場，並朝大型遊園地的方向作規劃。⁸⁹ 臺南市役所做出這項決定，應與1920年以後安平公會經營安平海水浴場有成，以及當時興起的史蹟保存風氣有關。

肆、安平海水浴場作為臺南海濱觀光 遊憩空間的重構核心

一、安平公會在安平海水浴場的經營成效

（一）安平公會的成立背景

安平公會的成立，主要與攫取安平海濱的海砂有關。在公會成立前，安平海岸的海砂為安平區長所獨占，凡欲取砂之人，須向區長繳納一定的費用，但區長收取費用後並非充作公費，而是中飽私囊。當時地方民眾為改除區長壟斷海砂採

⁸⁵ 〈灣裡の海水浴場 夜も開場す 朝八時から夜は九時迄〉，《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1年8月10日，版3。

⁸⁶ 〈海水浴客の為 汽車賃割引〉，《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4年4月12日，版7。

⁸⁷ 〈灣裡海水浴場十日から開場〉，《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5年5月10日，版3。

⁸⁸ 〈灣裡海水浴場の休憩所遂に倒潰〉，《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6年8月31日，版5。

⁸⁹ 當時計畫將新設海水浴場移至安平港北側，增建200坪的木造平房3棟，種植木麻黃防風林，除了休憩所、沖澡室、料理場外，還規劃有溫浴場、棒球場、網球場、海水池、水族館、旅館等設施。參見〈安平港口の北側に 海水浴場を新設 經費は三萬二千餘圓〉，《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9年2月9日，版5；〈海水浴場を中心に 大遊園地を建設市で目下種種計畫中〉，《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9年4月7日，版5。

取權的弊端，商議組織安平公會。1919年安平日、臺人士發起成立安平公會，並推選當時「大日本鹽業會社出張所」主任西原松平擔任會長，⁹⁰ 坪井直三郎、⁹¹ 陳織雲為副會長，⁹² 「相談役」為鎌田安藏，⁹³ 地方保正皆為幹事。⁹⁴ 公會以安平港之砂石採取權為主要收入來源，經費主要用於改修道路、接待視察來訪者、祝祭日活動等等。⁹⁵

雖然安平公會創設初衷原為臺、日兩籍人士為爭取地方利益、改除安平區長壟斷海砂採取權弊端，但自創始會長西原松平以降，都由會長把持海砂的營業權，海砂收入後的經費開支也由會長專斷，不與公會幹事商量。⁹⁶ 另外，1927年副會長張長庚⁹⁷ 原欲推舉兩名安平讀報社員為評議員，即為會長松平信清⁹⁸ 否決，並指稱此二人為「思想惡化分子」，不可任其為評議員。同年7月30日晚間，公會在安平小學校舉辦寫真展覽活動，因僅對日本人開放，於是發生臺籍人士入內觀看卻被逐出會場之事。⁹⁹ 由此可見，安平公會雖由臺、日兩籍地方人士共同組成，但仍以日本人占優勢主導地位。

⁹⁰ 西原松平於1920-1923年間曾任臺南市協議會員。

⁹¹ 坪井直三郎於1915-1920年間曾任安平稅關支署長。

⁹² 陳織雲為安平恒吉和洋雜貨商，曾任安平街第二三保保正。參見作者不詳，《南部臺灣紳士錄》（臺南：臺南新報社，1907年），頁53；臺灣新聞社，《臺灣實業名鑑》（臺中：臺灣新聞社，1934年），頁213。

⁹³ 鎌田安藏於1920-1921年間曾任安平稅關支署長。

⁹⁴ 〈地方近事 安平 公會役員〉，《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0年5月16日，版4；〈安平公會的內幕〉，《臺灣民報》，臺北，第160號，1927年6月5日，頁7。

⁹⁵ 〈安平 公會設立〉，《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9年8月3日，版4；〈地方近事 安平公會役員〉，《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5月16日，版4。

⁹⁶ 〈安平公會的內幕〉，《臺灣民報》，第160號，1927年6月5日，頁7。

⁹⁷ 張長庚為1899年生於安平，1921年自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曾任於臺南新樓醫院，後於安平開設中和醫院，並兼任臺灣製鹽會社囑託醫、安平國民學校校醫。參見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年），頁303。

⁹⁸ 松平信清於1924年曾任安平郵局局長，1929年9月轉任北埔郵局局長。參見五味田恕，《新竹州の情勢と人物》（新竹：出版者不詳，1938年），頁256。

⁹⁹ 〈安平 公會的偏見〉，《臺灣民報》，第178號，臺北，1927年10月16日，頁7。

(二) 安平公會對海水浴場的經營

1920年以後，安平公會接手安平海水浴場的營運事業，針對浴場內相關設施進行改善，並興建新的休憩所，販售簡單飲食物的商店。¹⁰⁰ 1922年，安平公會將海水浴場遷移至安平港港口左側一帶。¹⁰¹ 是年浴場開幕式當日，公會特別邀集臺南「市尹」（按：臺南市長）荒卷鐵之助、臺南醫院院長尾崎幸、臺南第一中學校長廣江萬次郎等來賓參與，並安排藝妓表演助興。¹⁰² 1924年的浴場開場前一日，安平公會特別安排藝妓搭乘三輛汽車於臺南市區內鳴太鼓宣傳海水浴活動；開場當日則時任臺南州知事的松井榮堯與臺南地方知名人士均受邀到場，共同參與活動。¹⁰³ 是年浴場入場人數與1923年相較，多了812人（表3）。另外，安平公會也增加預算經營浴場，如1923年之經費為46萬元；1924年提高至114萬2,700元，並將隔年（1925）之預算提高至135萬（表4）。

表3、1923-1924年間安平海水浴場入場人次統計表

年度	1923	1924
人次	3,268	4,080
一日平均人數	20	25
開放期間	5/11-10/17	5/17-10/30

資料來源：臺南州，《社會事業概要》，頁130。

表4、1923-1925年間安平海水浴場經費

年度	1923	1924	1925
經費	46萬	114萬2,700	135萬（預算）

資料來源：臺南州，《社會事業概要》，頁130-131。

¹⁰⁰ 〈地方近事 安平 海水浴場〉，《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0年5月27日，版3。〈安平海水浴場〉，《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2年5月23日，版6。

¹⁰¹ 〈安平海水浴場〉，《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2年5月23日，版6。

¹⁰² 〈安平海水浴場 開場式〉，《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2年7月8日，版7。

¹⁰³ 〈安平海水浴 浴場開き舉行〉，《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4年5月12日，版7。

(三) 革新交通提高浴場易達性

原本前往安平海水浴場之遊客必須搭乘輕便臺車或汽車至安平後，再轉搭接駁船始可抵達。1926年3月，連接臺南與安平的「臺南運河」竣工後，¹⁰⁴ 結合臺南州廳前大正公園圓環向外敷設之七條放射狀道路，¹⁰⁵ 強化了臺南都市中心與港口的連結，遊客可直接從臺南船塢搭乘汽艇前往海水浴場，交通較往年更加便利，也促成海濱觀光遊憩活動的發展。1929年安平海水浴場的設備益加周至，每到星期日遊客人數多至數百，臺人的參與情況也更盛往年。¹⁰⁶ 浴場除了提供各種飲食品外，也增設體育及娛樂設備供遊客使用。船舶業者為吸引浴客前往遊憩，更給予學生與軍人半價折扣優惠。¹⁰⁷

1933年安平海水浴場移至億載金城附近，改善浴場設備問題得到更多地方團體的重視。¹⁰⁸ 在交通工具的選擇上，遊客可從臺南市區搭乘公車或包租計程車前往；「臺南自動車協會」積極參與規劃路線；¹⁰⁹ 鐵道部也給予各等車廂七折之車資優惠。¹¹⁰ 另外，遞信部因民眾加入簡易保險人數逐年增加，為增進加入者之健

¹⁰⁴ 日治以前，為解決安平港道淤塞問題，已開設多條運河，包括有府城三郊開通之「五條港運河」；為通行臺灣道廠（北場、南場）戰船，而相繼開通之「北廠運河」、「南廠運河」；由四草湖往北疏浚，經四草、鹿耳門沿北汕沙洲水路到三股溪口開通之「北汕運河」；1864（同治3）年安平開放為國際通商口岸後，由駐安平洋行所疏浚開通之「安平洋行運河」等。日治時期因臺南海濱鹽產業發展，陸續又有臺灣製鹽會社興建之安順運鹽運河與安平運鹽運河等等。日治初期安平大港淤塞嚴重，不利船舶進出；日治中期，因安平大港已不符合現代港灣之設施與規模，殖民官方開始規劃興建安平港。1922年4月，連接臺南與安平的「臺南運河」開工，以取代清代五條港運河，作為開闢安平港的先期工程，運河兩端分別修築臺南船塢、安平船塢。參見姚瑩，《東槎紀略》，第1卷，〈籌建鹿耳門砲臺〉，頁30-32；范勝雄等，《長河落日圓·臺南運河八十週年特展圖錄》（臺南：臺南文化資產保護協會，2006年），頁01-05~01-10、03-11。

¹⁰⁵ 末廣町（今中正路）、大正町（今中山路）、花園町（公園路）、錦町（民生路）、幸町（南門路）、開山町（開山路）、清水町（青年路）。

¹⁰⁶ 〈安平海水浴盛況〉，《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9年6月20日，版8。

¹⁰⁷ 〈安平海水浴 十三日開場〉，《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0年4月15日，版4。

¹⁰⁸ 〈何うすれば 臺南が發展する 浴場改善その他協議〉，《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3年5月13日，版3。

¹⁰⁹ 〈安平運河の自動車渡河試験 見事に成功す 行樂者には非常の便利〉，《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3年8月3日，版3。

¹¹⁰ 〈海水浴客の為 汽車賃割引〉，《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4年4月12日，版7。

康，在臺北與臺南兩地設置「健康相談所」，並提供全臺十四座海水浴場休憩所免費入場券，當時安平海水浴場即被選為優惠浴場之列。¹¹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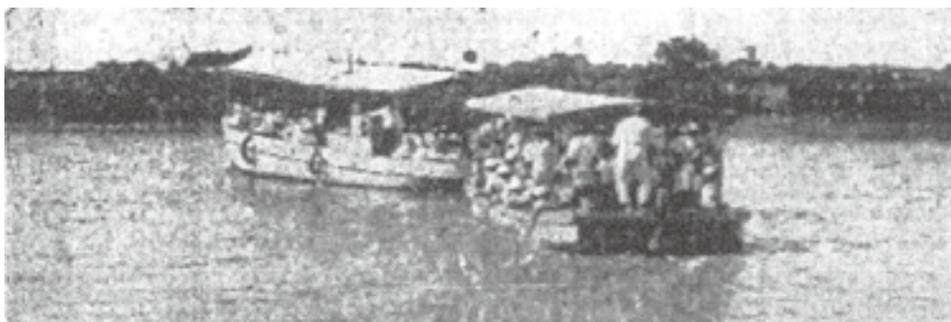


圖3、安平海水浴場接駁船（1937）

資料來源：〈寫真カットは安平海水浴場全景〉，《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7年6月29日，版4。

綜合上述，安平海水浴場於1920年轉由安平公會經營後，雖仍面對環境變遷問題須遷移浴場位置，但在安平公會的經營下，浴場設備得到改善，並透過廣邀重要官民參與開場式、積極宣傳海水浴活動；再加上地方交通改善，民眾可透過各種便利、快速的交通工具，從臺南車站、臺南市街各處移動至安平。也因為這樣的因素，當安平海水浴場在面對1914年喜樹海水浴場、1929年灣裡海水浴場相繼設立的競爭下，仍得維持其作為臺南海濱地區重要觀光遊憩地景之優勢。因此，當臺南市役所編列1937年之年度預算時，即計劃將安平海水浴場重構為市營海水浴場，並發展為有兒童游泳池、沙浴、溫浴場，四季皆可活動的大型遊園地。¹¹² 1939年臺南市役所以32,000元於安平港北側設置新海水浴場。在這個大型遊園地的計畫中，除了休憩所、沖澡室、料理場外，還規劃有溫浴場、棒球場、網球場、海水池、水族館、旅館等設施。¹¹³ 全新完工的安平海水浴場於1939年8

¹¹¹ 〈簡保加入者 海水浴場 設無料休憩所〉，《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6年5月22日，版8。

¹¹² 〈市營安平海水浴場は 明後年夏から開場か 臺南市では來年度豫算に計上〉，《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7年8月1日，版5。

¹¹³ 〈海水浴場を中心に 大遊園地を建設 市で目下種種計畫中〉，《臺灣日日新報》，

月1日開幕。¹¹⁴ 為解決遊客交通問題，臺南計程車業者訂定港町、市區至浴場間的接駁費用；鐵道部同時也規劃販售優惠的交通聯票。¹¹⁵ 此時雖值中日戰爭期間，但為達避暑、增進市民體能之目的，官方提出「在海上鍛鍊興亞的健康」標語，規劃長期健康策略，為海水浴活動增加了健康報國的意涵。¹¹⁶ 當時臺南州內推動皇民化動員之相關活動，如皇民化指導講習會、壯丁團檢閱、臺南市少年少女團合同訓練等，亦選擇於安平海水浴場廣場舉行。¹¹⁷

二、史蹟、博覽會、浴場共構下的新海濱遊園地

除了有安平公會的積極經營、加上日益便利的交通條件外，以安平港及其週邊地景為核心的觀光遊憩活動日趨蓬勃；¹¹⁸ 且1920年代以後受臺、日兩地文化資產保存風氣影響，浴場週邊歷史古蹟日益受到重視，成為臺南市役所決定將安平海水浴場再建構成為一大型遊園地之重要原因。以下針對安平海水浴場週邊兩個重要史蹟——熱蘭遮城（ゼーランヂア城址）¹¹⁹ 與二鯤身砲臺

1939年4月7日，版5。

¹¹⁴ 〈安平海水浴場 開場式 一日から公開〉，《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9年8月2日，版5。

¹¹⁵ 〈臺南安平間は 四十錢で連絡〉，《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9年8月6日，版5。

¹¹⁶ 〈海水浴場開かる みんな銃後の體位向上を計れ 来たぞ河童のシーズン〉，《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9年6月1日，版7。

¹¹⁷ 〈皇民化指導講習會 正副團長を選抜して〉，《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9年10月1日，版5；〈臺南州下壯丁團檢閱 十一月末から開始する〉，《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9年11月3日，版5；〈少年少女團合同訓練 はふ安平海水浴場で〉，《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9年12月23日，版5。

¹¹⁸ 從歷年《臺灣鐵道旅行案内》的內容可觀察到，在日本殖民官方發展現代化觀光活動初期開始，安平港及其週邊地景即被劃入以臺南車站為核心的觀光遊憩腹地範圍內。如：14個版本之《臺灣鐵道旅行案内》連年報導安平港，並收錄安平港埠、竹筏、戎克船（中式帆船）等地景相片。另外，港口週邊之熱蘭遮城、億載金城、臺灣史料館等史蹟地景相片；水產養殖業（鹹水養殖試驗所、總督府水產試驗場臺南支場）、鹽業（臺灣製鹽會社、製鹽作業與鹽山相關地景照片）、糖業（糖業試驗所）等產業地景相片，均被收錄其中。

¹¹⁹ 荷蘭人於1624年在安平所創建的城堡最初名為「奧倫治城」，1627年更名為「熱蘭遮城」。明鄭時期，楊英著作《從征實錄》、《海上見聞錄》，出現「臺灣城」之稱；另外，在《明史稿外國列傳》、《續文獻通考》、《海紀輯要》、《閩海紀略》、《閩海紀要》、《鄭成功傳》、《鄭氏始末》等書，均稱之為「王城」。1684（康熙23）年，高拱乾於《臺灣府志》稱臺灣城為「安平鎮城」；1698年，郁永河來臺採硫時，又稱臺灣城為

(億載金城)¹²⁰之文化資產保存脈絡與史蹟觀光兩部分作討論。

(一) 文化資產保存脈絡下的熱蘭遮城與二鯤身砲臺

位於安平港週邊的熱蘭遮城、二鯤身砲臺，是見證臺灣（臺南）歷史發展之重要史蹟。然而，清領時期熱蘭遮城建築日益毀損，雖經過幾次修繕，城堡仍不斷受到破壞，逐漸失去軍事價值，是以建築物部分石材及煉瓦轉作為興建二鯤身砲臺材料。到了日治初期，殖民政府剷平熱蘭遮城內城斷垣殘壁，四周以紅磚圍繞，改建為安平稅關人員宿舍。¹²¹二鯤身砲臺雖曾在1916年臺灣總督府任命杉山靖憲調查臺灣各地之「名勝舊蹟」時，被編入後續出版之《臺灣名勝舊蹟誌》，但當時砲臺已呈現荒涼殘破之貌。1917年砲臺改由「臺南慈惠院」接管，時砲臺內數座大小砲受到破壞、標售。¹²²直至1910年代受到日本國內興起的史蹟文化資產保存風氣影響，此二處史蹟地景才逐漸受到重視。

1919年4月10日，日本國內制定法律第44號「史蹟名勝天然記念物保存法」，為日本國內具歷史性質之建築、遺跡及稀有資產最為具體的法令規則。三年後，臺灣總督府以敕令第521號公布「史蹟名勝天然記念物保存法在臺施行令」，使該法適用於殖民地臺灣。1923年由學者組成之「臺灣博物學會」向臺灣總督府提出「臺灣史蹟名勝天然記念物保存建議書」，以催促臺灣總督府儘速依法保護臺灣的文化資產。在民間團體督促下，臺灣總督府先後於1924年、1927年

「安平城」；余文儀在《續修臺灣府志》中，城堡又名「紅毛城」、「甯城」；《福建通志臺灣府》則記錄為「紅毛城」；1807（嘉慶12）年，薛志亮編修《臺灣縣志》外編遺蹟中，出現「赤嵌城」之名。日治時期，此城堡有「熱蘭遮城」、「安平城」、「和蘭城」、「荷蘭城」之稱，直至戰後出現「安平古堡」之稱。參見林鶴亭，〈熱蘭遮城建置年代與名稱演變考〉，《臺灣風物》，第17卷第5期（1967年10月），頁51-59。

¹²⁰ 億載金城原稱「安平礮臺」，為與舊的「安平小礮臺」區隔，又有「安平大礮臺」之稱。另因其所在位置原為臺南濱外沙洲之三鯤身上，曾被稱為「三鯤身礮臺」。清末受海砂淤積影響，二鯤身與三鯤身逐漸連在一起。日治時期砲臺所在位置被劃屬在二鯤身，故砲臺被稱為「二鯤身礮臺」並沿用至今。砲臺營門入口有沈葆楨落款所提「億載金城」四字，故一般俗稱二鯤身砲臺為「億載金城」。參見吳建昇，〈日治時期二鯤身砲台（億載金城）之初探〉，《臺南文獻》，第5輯（2014年7月），頁123。

¹²¹ 村上直次郎著，石萬壽譯，〈熱蘭遮城築城始末〉，《臺灣文獻》，第26卷第3期（1975年9月），頁112-125；石萬壽，〈安平古堡簡史〉，《臺灣風物》，第25卷第1期（1975年3月），頁5-8。

¹²² 吳建昇，〈日治時期二鯤身砲台（億載金城）之初探〉，《臺南文獻》，第5輯，頁134。

下達通令、通牒，要求各州廳完成轄內史蹟名勝之調查工作。1930年臺灣總督府先後公布「史蹟名勝天然記念物保存法施行規則」、「史蹟名勝天然記念物保存法取扱規則」、「史蹟名勝天然記念物調查會規程」等法令，使臺灣文化資產保存的法令依據得以建置完備。同年，臺灣總督府成立「史蹟名勝天然記念物調查委員會」，廣邀學者專家共同參與，並陸續完成史蹟的調查研究與審議工作。

臺南州廳於1931年正式提列10項史蹟、6項名勝、4項天然記念物，其中位於安平地區的二鯤身砲臺與熱蘭遮城成為臺南州指定「史蹟」。自1933年至1941年間，臺灣總督府先後公告五次指定清單，臺南州的熱蘭遮城又於1933年被公告指定為國家級「史蹟」。¹²³ 在臺南州廳、臺灣總督府先後進行史蹟調查與公告的同時，也帶動臺南史蹟觀光之風氣。由臺灣總督府鐵道部、日本旅行協會臺灣支部編纂連年出版之《臺灣鐵道旅行案内》，即將安平熱蘭遮城、二鯤身砲臺兩座史蹟地景收錄為臺南驛週邊重要觀光遊憩地景。

（二）熱蘭遮城與二鯤身砲臺的史蹟觀光活動

1. 熱蘭遮城

自1924年開始，熱蘭遮城即被收錄於《臺灣鐵道旅行案内》，其後分別是1927年、1930年、1932年、1934年、1935年、1939年、1940年、1942年等九個版本。為便利外地旅客到臺南進行一日遊之觀光遊憩活動，自1927年以後出版的八個年度之《臺灣鐵道旅行案内》，另將臺南市區內重要的觀光遊憩地景，整合成一條可依序觀看的「一日遊」觀光路線，熱蘭遮城亦被收錄其中。

1930年4月底，為籌備紀念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安平）建城（熱蘭遮城）三百年之「臺灣文化三百年記念會」活動，在臺南州知事名尾良辰與臺南市尹堀內林平的主持下，開始大規模徵集臺灣各地人士所收藏的文物，並進行史蹟調查工作。紀念會以臺灣史料展為核心，並搭配產業展、教育展、衛生展等活動，呈現自1630年熱蘭遮城建城到1930年間臺灣歷史發展軌跡。臺南各主要機

¹²³ 吳建昇，〈日治時期二鯤身砲台（億載金城）之初探〉，《臺南文獻》，第5輯，頁133；林一宏，〈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歷程概要〉，《國立臺灣博物館學刊》，第64卷第1期（2011年3月），頁87-92；不著撰者，〈臺灣の史蹟名勝天然記念物〉，《科學の臺灣》，第4卷第3期（1936年6月），頁43。

關被規劃為展覽場館，熱蘭遮城也被作為藝術寫真展示空間。¹²⁴ 為了這場紀念會活動，殖民政府將原海關宿舍平臺四周官舍民房全部拆除；平臺上的海關長官宿舍，改建為新式洋館，作為展覽、招待遊客的地方。紀念會活動結束後，官方為繼續展示相關文物，又於城內設置「臺灣史料館」作為展示館舍。¹²⁵ 1932年4月，臺灣史料館正式開館，展示熱蘭遮城修築源由、濱田彌兵衛在安平事蹟、鄭成功與荷蘭人的交戰與議和經過。另亦蒐集了清代臺灣古文書、古碑拓本等文物，是當時研究臺灣歷史者重要的參考館舍（圖4）。¹²⁶ 開館一個多月後，參觀者已達3,460餘名，遊客來自臺南市內的中等學校學生、日本各府縣視察團等，尤其在海水浴期間，亦有海水浴遊客順道前往參觀。¹²⁷ 自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活動後，熱蘭遮城與週邊地景照片，開始成為《臺灣鐵道旅行案內》的編寫重點。如1934年、1935年版的「熱蘭遮城城址」（圖5）；1939年、1940年版收錄之「安平素描」，將代表在地發展脈絡之史蹟（熱蘭遮城）與機關（安平稅關）置入其中（圖6）。1942年版所收錄之「安平舊蹟」相片內容，則以熱蘭遮城前的「贈從五位濱田彌兵衛武勇之趾」碑為代表（圖7）。¹²⁸ 由此顯示，1930年的這場紀念會活動，對熱蘭遮城的史蹟觀光更具加乘作用。

另外，為配合1935年舉辦之「始政四十週年記念臺灣博覽會」，臺南市役所又投入3萬餘圓修築臺灣史料館，以作為「臺灣博覽會」之「臺南分館」。¹²⁹ 比對歷年《臺灣鐵道旅行案內》之相關報導，在1934年、1935年兩版本由官方推薦的臺南一日遊行程中，「臺灣史料館」成為重要的觀光遊憩地景。由於1930年代殖民政府在史蹟調查、指定與保存政策的成熟，再加上1930年「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1935年「臺灣博覽會」兩個大型活動的舉辦，熱蘭遮城不僅是見證臺灣歷史發展之重要場址，也成為1930年代以後臺南發展史蹟、博物館觀光之重要景點。

¹²⁴ 〈文化三百年展會 各種行事順序決定 自廿六日開始 各種展覽〉，《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0年10月17日，版8；〈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會場案內圖〉，《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0年10月18日，版3。

¹²⁵ 齊藤悌亮，〈臺南市歷史館〉，《科學的臺灣》，第6卷第1-2期（1938年4月），頁402。

¹²⁶ 不著撰者，〈五月の旅（上旬）臺南市〉，《旅と運輸》，第13期（1938年5月），頁26。

¹²⁷ 〈臺南史料館 委託保管 內容充實〉，《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2年6月5日，版4。

¹²⁸ 王怡茹，〈製造地方感：以《臺灣鐵道旅行案內》臺南驛收錄之地景相片為論述中心〉，《中國地理學會會刊》，第63期，頁97-99。

¹²⁹ 〈臺博臺南分館 三萬餘圓 建史料館〉，《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5年5月15日，版8。



圖4、臺灣史料館（1933）

資料來源：〈寫真は臺南の臺灣史料館〉，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3
年2月9日，版3。



圖5、熱蘭遮城址

資料來源：日本旅行協會臺灣支部，《臺灣鐵
道旅行案内》（臺北：日本旅行
協會臺灣支部，1934年），頁96。



圖6、安平素描

資料來源：日本旅行協會臺灣支部，《臺灣鐵道旅
行案内》（臺北：日本旅行協會臺灣支
部，1939年），頁112。



圖7、安平舊蹟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鐵道部，《臺灣鐵
道旅行案内》（臺北：臺灣
總督府鐵道部，1942年），
附圖。

2. 二鯤身砲臺

1931年二鯤身砲臺為臺南州廳提報為州定「史蹟」後，臺南市役所將該地朝遊園地化發展，視其為臺南市「春之行樂地」。為便於遊客前往，市役所整修砲

臺週邊連外道路，往北可連結安平海水浴場，向南可至灣裡海水浴場。¹³⁰ 1933年安平海水浴場移至二鯤身砲臺附近後，遊客更可直接從市區搭乘公車、出租汽車前往。¹³¹ 是年8月，為發展海濱地區的觀光活動，臺南市役所特委託山口造船場建造一艘可承重5噸、運送大型汽車的運貨船，作為聯絡運河兩端道路之運河渡船。遊客從臺南搭車渡河後，可抵達二鯤身砲臺，使得臺南與安平兩地之觀光交通變得更加便利。¹³² 砲臺附近也有酒家（酒樓）的設置，以供遊客之需，每逢星期假日，遊客絡繹不絕。¹³³ 二鯤身砲臺在臺南市役所的建構下，史蹟觀光活動日益活絡，因此在1934年、1935年、1939年、1940年、1942年等五個版本之《臺灣鐵道旅行案內》均可看到其相關報導。

伍、結論

自荷治以迄清治時期，臺南海濱地區主要是臨海居民從事捕魚、養殖漁業等經濟活動的場域，也是外來船隻進入臺南府城的重要交通要道。對於一般民眾而言，在清代移墾社會的發展背景下，漢移民因渡海之險與來自臺灣河、海環境多變的影響，長久以來對於水（海水／河水）產生敬畏之心。因此，在日治時期引入海水浴文化前，臺灣海濱地區尚未發展出大規模的觀光遊憩活動，僅清代來臺官紳透過臺灣八景的選定與地景書寫，較具遊賞特質。到了日治時期，受日本國內海水浴流行風潮影響，殖民政府透過劃設安全海域、增建相關娛樂設備，提供大眾一可親近之海濱空間。在報章媒體的推波助瀾、學校施行臨海教育，以及殖民政府透過制訂「海軍紀念日」、「海的紀念日」等節日與舉辦相關活動下，讓臺人對海（海洋／海濱）有更多認識、接觸的機會，進而開始參與相關海濱休閒遊憩活動。

¹³⁰ 吳建昇，〈日治時期二鯤身砲台（億載金城）之初探〉，《臺南文獻》，第5輯，頁134。

¹³¹ 〈面目を一新した 安平海水浴場 來浴者も殺到しやう〉，《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3年5月14日，版3。

¹³² 吳建昇，〈日治時期二鯤身砲台（億載金城）之初探〉，《臺南文獻》，第5輯，頁134。

¹³³ 林朝棟，〈記安平之名勝古蹟〉，《臺南文化》，第3卷第2期（1953年9月），頁38-39。

日治時期在官方的主導下，臺南海濱地區曾先後設有安平、喜樹、灣裡三座海水浴場。這三座浴場彼此以共時的（synchronicity）型態並存於海濱地區。1909年設置的安平海水浴場，因近安平港之區位、臺南—安平間便利的交通連結（輕便軌道、道路）而興，卻因環境變遷對浴場的破壞，促使殖民官方將資源投入喜樹海水浴場的經營上。「西市場—喜樹」輕便軌道通車後，促成1914年喜樹海水浴場的設立。浴場設置初期，殖民官方對於浴場經營頗為積極，隨著1920年全臺行政區調整後，臺南市在都市擴張過程中強化市內的育樂設施、改善市區連外交通，而喜樹海水浴場在營運與維護上出現問題，1929年在臺南州廳與臺南市役所協力推動下，另於永寧庄灣裡海濱地區設置灣裡海水浴場。為推動海水浴活動，臺南市當局針對浴場週邊道路進行改善，強化浴場的硬體設備，並因應臺南的天氣狀況機動調整浴場開放時間。鐵道部與地方交通公司也站在支持的角度，販售優惠車票。然而，同樣受到環境變遷影響，當1936年灣裡海水浴場在暴風雨侵襲後，臺南市役所遂將資源投入安平海水浴場的重新規劃上。

安平公會自1920年接手安平海水浴場的營運後，針對浴場內相關設施進行改善，廣邀地方官紳民共同參與歷年的海水浴開場式，同時也搭配各種宣傳活動，增加安平海水浴場的能見度。1926年連接臺南與安平的「臺南運河」竣工後，更提高海水浴場的交通易達性，也促成海濱觀光遊憩活動的發展。因此，當安平海水浴場面對1914年喜樹海水浴場與1929年灣裡海水浴場相繼設立的競爭，仍可維持其作為臺南海濱地區重要觀光遊憩地景之優勢。此外，在殖民政府發展現代觀光的脈絡下，以安平港及其週邊地景為核心的觀光遊憩活動行之有年，且自1920年代以後受臺、日兩地文化資產保存風氣影響，浴場週邊歷史古蹟日益受到重視，再加上1930年代「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臺灣博覽會」兩個大型活動的加乘作用，亦為安平海水浴場觀光遊憩活動的發展增添優勢。這些因素影響臺南市役所將海濱遊憩空間發展核心移回安平，進而對臺南海濱觀光遊憩空間發展產生重構。

徵引書目

一、史料彙編

- 臺灣總督府，《臺灣社會事業要覽（大正十五年版）》。臺北：臺灣總督府，1926年。
- 臺灣總督府，《臺灣社會事業要覽（昭和六年版）》。臺北：臺灣總督府，1931年。
- 臺灣總督府，《臺灣社會事業要覽（昭和八年版）》。臺北：臺灣總督府，1933年。
- 臺灣總督府，《臺灣社會事業要覽（昭和九年版）》。臺北：臺灣總督府，1934年。
- 臺灣總督府，《臺灣社會事業要覽（昭和十二年版）》。臺北：臺灣總督府，1937年。
- 臺灣總督府，《臺灣社會事業要覽（昭和十三年版）》。臺北：臺灣總督府，1938年。
- 臺灣總督府，《臺灣社會事業要覽（昭和十四年版）》。臺北：臺灣總督府，1939年。

二、文集

- 姚瑩，《東槎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年。
- 郁永河，《裨海紀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

三、人名錄、辭典

- 作者不詳，《南部臺灣紳士錄》。臺南：臺南新報社，1907年。
- 施添福，《臺灣地名辭書—臺南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1999年。
- 臺灣新聞社，《臺灣實業名鑑》。臺中：臺灣新聞社，1934年。
-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年。

四、報紙

-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5-1911年。
《臺南新報》，臺南，1907年、1926年。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898-1944年。
《臺灣民報》，臺北，1929年。

五、專書

- 不著撰者，《最近の南部臺灣》。臺南：臺灣大觀社，1923年。
五味田怨，《新竹州の情勢と人物》。新竹：出版者不詳，1938年。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第2卷「山水志 / 海道」。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
王育德、王明理著，吳瑞雲、邱振瑞譯，《臺灣獨立運動啟蒙者：王育德自傳暨補記》。臺北：前衛出版社，2018年。
日本旅行協會臺灣支部，《臺灣鐵道旅行案内》。臺北：日本旅行協會臺灣支部，1934、1939年。
厄里（John Urry）、拉森（Jonas Larsen）著，黃宛瑜譯，《觀光客的凝視 3.0》。臺北：書林出版社，2016年。
竹村民郎著、林邦由譯，《大正文化：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臺北：玉山社，2010年。
吳茂成，《臺江內海及其庄社》。臺南：臺南市文化局，2013年。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年。
邱文彥，《海洋文化與歷史》。臺北：胡氏圖書出版社，2003年。
范勝雄等，《長河落日圓·臺南運河八十週年特展圖錄》。臺南：臺南文化資產保護協會，2006年。
原幹洲，《臺灣史蹟（附）主要市街史竝概況名所舊蹟》。臺北：拓務評論臺灣支社、勤勞ご富源社，1937年。
莊永明，《臺灣鳥瞰圖：一九三〇年代臺灣地誌繪集》。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13年。
陳秀琮、黃建龍、陳信安等，《府城百年濱海道：從青草崙到南荳橋》。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4年。

- 陳桂蘭，《臺南府城市場誌》。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7年。
- 富田昭次著，廖怡錚譯，《觀光時代：近代日本的旅行生活》。臺北：蔚藍出版社，2015年。
- 黃武達，《日治時代臺灣近代都市計畫之研究－日治時代》。臺北：南天出版社，1998年。
- 黃繁光等編纂，《淡水鎮志》，下冊。新北：新北市淡水區公所，2013年。
- 臺南州，《社會事業概要》。臺南：臺南州，1926年。
- 臺灣總督府鐵道部，《臺灣鐵道旅行案内》。臺北：臺灣總督府鐵道部，1942年。
- 簡秀玲，《與海洋有約：日治時期基隆大沙灣地區的臨海教育》。臺北：漢世紀數位文化公司，2018年。

六、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

- 不著撰者，〈五月の旅（上旬）臺南市〉，《旅と運輸》，第13期（1938年5月）。
- 不著撰者，〈臺灣の史蹟名勝天然記念物〉，《科學の臺灣》，第4卷第3期（1936年6月）。
- 千足耕一、阿部生雄、吉田章，〈「海水浴」概念の成立過程に関する一考察〉，「日本体育学会第40回大会」，橫濱：橫濱國立大學，1989年10月12-14日。
- 小口千明，〈日本における海水浴の受容と明治期の海水浴〉，《人文地理》，第37卷第3期（1985年6月）。
- 王怡茹，〈日本統治時期淡水線鐵道沿線之觀光遊憩地景〉，《臺北文獻》，第193期，（2015年9月）。
- 王怡茹，〈製造地方感：以《臺灣鐵道旅行案内》臺南驛收錄之地景相片為論述中心〉，《中國地理學會會刊》，第63期（2019年6月）。
- 王韶君，〈「海洋精神」在臺灣：以海軍紀念日和航海節為討論中心〉，《高市文獻》，第22卷第2期（2009年6月）。
- 王韶君，〈戰爭與儀式：日治時期「海軍紀念日」的制定與宣傳（1905~1944）—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中心〉，《臺灣風物》，第59卷第3期（2009年9月）。
- 石萬壽，〈安平古堡簡史〉，《臺灣風物》，第25卷第1期（1975年3月）。

- 吳建昇，〈日治時期二鯤身砲台（億載金城）之初探〉，《臺南文獻》，第5輯（2014年7月）。
- 吳建昇、杜正宇，〈清道光三年以前臺江內海浮覆的動態發展〉，《臺南文獻》，第2輯（2012年12月）。
- 村上直次郎著，石萬壽譯，〈熱蘭遮城築城始末〉，《臺灣文獻》，第26卷第3期（1975年9月）。
- 林一宏，〈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歷程概要〉，《國立臺灣博物館學刊》，第64卷第1期（2011年3月）。
- 林玫君，〈日治時期的臺灣高等女學校學生與臨海教育〉，《師大臺灣史學報》，第11期（2018年12月）。
- 林朝棟，〈記安平之名勝古蹟〉，《臺南文化》，第3卷第2期（1953年9月）。
- 林鶴亭，〈熱蘭遮城建置年代與名稱演變考〉，《臺灣風物》，第17卷第5期（1967年10月）。
- 翁佳音，〈海上鬼怪奇談與泄尿婆（Chhōa-jīo-pô）〉，《臺灣風物》，第68卷第3期（2018年9月）。
-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
- 齊藤悌亮，〈臺南市歷史館〉，《科學の臺灣》，第6卷第1-2期（1938年4月）。
- 鄭安佑、徐明福、吳秉聲，〈日治時期臺南市（1920—1941）「都市空間——社會經濟」變遷——指向經濟的都市現代化過程〉，《建築學報》，第85期（2013年9月）。

七、學位論文

- 徐佑驊，〈日治時期「臺灣寫真帖」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 陳衍秀，〈日治時期《臺灣鐵道旅行案內》的風景論述：一個考古學的閱讀〉。新竹：國立交通大學語言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 齊藤啟介，〈《臺灣鐵道旅行案內》塑造的臺灣形象〉。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
- 鄭人豪，〈日治時期臺灣游泳運動史之研究〉。臺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

八、網路資料

《水竹居主人日記》，收入「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2020/11/12點閱）。

《黃旺成先生日記》，收入「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2020/11/12點閱）。

黃美娥，〈謝汝銓〉，收入「線上臺灣歷史辭典」：<http://wordpedia.nlpi.edu.tw/doth>（2020/11/12點閱）。

〈謝雪漁（1871-1953）〉，收入「臺灣瀛社詩學會」：<https://www.tpps.org.tw/forum/>（2020/11/12點閱）。

《灌園先生日記》，收入「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2020/11/12點閱）。

